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第十四回 聖姑宮紙虎守金山 淑景園張鸞逢媚兒

仁慈勝似看經典，節儉何須點化金。跨鶴腰纏無此理，堪嗟愚輩枉勞心。

話說聖姑姑初到東莊，原約楊巡檢一年半載，便有回復。誰知一口大話，就閉了三年的角門。楊巡檢已自十分信服的，又見移樹運米，如此神通，少不得有個妙用。為此只吩咐管莊的老王，暗地打聽消耗，自己再不敢來敲門打戶，討消問息。

忽一日，楊奶奶開一隻衣箱，只見箱內堆著多了東西。取來看時，原來就是三年前叫老嫗嬭送與聖姑姑這二百私房銀子，原封不動在內。奶奶吃了一驚，忙喚老嫗嬭來認時，果然不差。這分明是靈鬼所為，就是搬柴運米的一個法兒。他們那知就裏，只管胡思亂猜，道：「這衣箱多時鎖下不開，為何銀子倒在裏面？又是幾時送來的？」不免叫老嫗嬭到東莊上打探一遭。

老嫗嬭坐乘小轎，到東莊老王家來，問其動靜。老王道：「以前半夜三更，常聽得院裏大驚小怪，叫喚呼喝之聲。如今好幾日不聞聲響，不知何故？」老嫗嬭道：「你且討個梯兒，待我爬上屋去，偷望一望，看是怎的！」老王見是掌房的嫗嬭，自然要奉承一分，又且奶奶差來，如何違拗。慌忙在敞廳上去掇個長梯子，弄了半響，弄進屋來，靠在迴廊屋簷上。老嫗嬭先爬上屋去，望了一望，就下了梯，說道：「院裏靜悄悄地，絕無動靜，我腳軟站不住，還讓你老人家來！」老王真個上梯去，舒頭而望，並無一人。自爬上屋脊，仔細前後觀看，忽然見了明晃晃黃燦燦這座金山。心下又驚又喜，下得梯來，心生一計，瞞著老嫗嬭，只說：「不見什的，想是從後門走了！」老嫗嬭轉身去後，老王一腳箭跑到城中。報與家主楊巡檢知道：「如此這般。想來是老爺洪福，特來報喜。」楊巡檢喝道：「誰教你去望來？」老王道：「是奶奶差老嫗嬭來，叫小人去看，不關小人之事。因是好幾日院裏不聞聲響，想不在了，所以小人大膽。不然，也不敢。」

楊春心下沉吟，便叫家童備馬，親往東莊。把敞廳後壁封條揭了，開進去看時，裏面沒人來往。亂草縱橫，迴廊下小角門依然緊閉。楊巡檢自去敲了幾下，不見答應。叫安童拾起磚塊去打，打了一個時辰，只如不打一般。楊巡檢發個性急，叫莊戶轎夫，隨從人等一齊用力把門撞開。楊巡檢吩咐眾人退後，只帶四個安童跟隨，不往書房廳屋住所，一徑串出後樓去看。只見樓下豎著這座太湖石，已變成一大塊紫金。楊春暗想道：「聖姑姑神通果然非小！」掉轉頭來，猛見聖姑姑和蛋子和尚左黠三人，端端正正坐於樓下。楊春大驚，慌忙下階拜倒，稟道：「弟子久失侍教，聞師父點化已成，特來拜謁！」安童道：「老爺莫拜，上面坐的是個死的。不然，怎不回禮？」楊春起身上前看時，原來都是塑的。渾身儼如生相，稱讚不已。看四下雜屋中，堆積百般貨物器用，尚值得四五百金。三個的衣服行李，都不見了。後邊四株大梨樹，果然西園移來的，種得整齊。只不知甚麼緣故，不別而行。想是普賢祖師不願造個行宮在此，聖姑不好回話，竟自去了。

楊春歎息了一回，便叫安童去迎接奶奶到來。不多時，楊奶奶接到。楊春領他見了渾身，說：「是聖姑姑自塑下的。」奶奶拜了四拜，轉身見了這座金山，誇道：「人間金子，怎的有恁般赤色！只可惜點化得忒大了，叫人不便移動。」楊春道：「多著些人來搬他家有，做個鎮家之寶。」看見香案邊帷下黃布帳一頂，自去取來，罩在金山上面。叫安童一面喚莊戶轎夫、隨從人等，討了扛棒繩索，一齊進來，何止三四十人。這班人聞安童呼喚，問其緣故，已自曉得。一見帳子裏著，都去偷揭來看，那一個不驚喜。影裏自相議論，也有個說眼見稀奇物，壽增一紀。也有個說，畢竟做官宦的福分大，財神跟著他走。也有個說，皇天心也不平，有這些金子，不派點屑粒與我們貧漢，又與那財主做甚。有幾個有氣力，常出尖的人，將繩索向前要去纏縛那金山。不動手時猶可，才動手時，忽然金山下面，起陣狂風，見一隻黃斑老虎，撲地跳將出來。嚇得眾人叫聲：「呵呀！」四散奔走逃命。楊巡檢拖著奶奶一隻臂膊，跑上樓去，將門窗都閉了。過了一時，不聽見樓下動靜，在窗子眼內偷看時，老虎已不見了。楊巡檢推開樓窗叫人，一個也不答應。只得大著膽走下樓來。只見這些丫鬢養娘，兀自在神像案桌下躲著，也有跑出去的，和安童在門口探頭探腦望著裏面消息。楊巡檢喝道：「虎在那裏？兀自見神見鬼的做甚張智！」安童和養娘們方才放心進來。楊巡檢叫安童一面備馬，一面喚齊轎夫，送奶奶回宅。

到家後，夫妻兩口說道：「這聖姑有靈。既然塑下渾身，必然要那金山供養，不許人移動，所以顯個老虎出來嚇人。如今不去動他，自然沒有事。」商議定了，把存下貨物器用，一應搬回。這三間樓下叫作聖姑堂。每年正、四、七、十這四個月的初一日，西園設齋，楊巡檢燒香點燭一遍，便封鎖了，也不容外人進去瞧看。其餘月份，連本宅人都不許進去。又吩咐安童莊客等，不許向外人面前多嘴饒舌。常言道：拿得住的是手，掩不住的是口。家主恁般吩咐了，一般又有忍嘴不牢的，做新聞異事，說將出去。滿縣人都亂哄道：「楊巡檢莊上出了一座金山，又有個黃斑老虎。」也有同輩親友，特為此事來問楊春，楊春只推沒有。後來這個聖姑宮直待貝州反後，樞密院行文書，各處搜查妖人，蛋子和尚、左黠等餘黨。此時楊巡檢已故了，奶奶老病在床。管家稟知小主人，私下喚莊戶連夜毀了這三個土偶。看那金山時，仍是一壘太湖石。老虎是紙剪的，已朽壞了。此是後話。正所謂：時來鐵也生光，運退黃金失色。有詩為證：

堪笑楊春識見莽，狐精錯認真仙長。

黃金不作鎮家山，險使兒孫作妖黨。

楊巡檢一段話，表過不提。看官們，如今要曉得媚兒的下落，少不得打個大寬轉，又起一宗話頭了。話中單表一人姓張名大鵬，西安府人氏。從小讀書，十二歲上沒了爹娘，跟隨個全真先生，出去遊蕩。在燕都大房山偶染疫病，那全真棄之而去。幸遇外國異人，救好了他。見他手骨不凡，傳授他一家法術：能呼風喚雨，役鬼驅神。若與白雲洞法術比較，也是半斤八兩，差不多兒。

他平生與東京一個人交厚，結為兄弟，常寓在他家。那人姓朱名能，有一手好武藝。提起那話，還是祥符元年的時節，真宗皇帝惱那契丹韃子欺慢中國，有佞臣王欽若奏道：「從來若非真命天子，上不得泰山。所以秦始皇恁般英雄，也被風雨打將下來。我皇若要鎮服四海，誇示外夷，須邀福天瑞，東封泰山，方可稱一朝聖主。」真宗問道：「泰山曾封過幾遍了？」王欽若奏道：「七十二遍了。」真宗准奏。就在王欽若身上，要他三日之內，報過七十二般祥瑞，事事須要有據。王欽若退朝，面帶憂容。一時間多了這嘴，三日裏面，那有七十二般祥瑞，便說靈芝、甘露、麒麟、鳳凰，見今世上都生得有，三日內也取不將來。那朱能正在王欽若門下做個館賓，曉得他有這件事在心，便道：「此事不難，依朱能說，只用一般祥瑞，便可抵擋得那七十二般了。」王欽若欣然問計，朱能道：「草木鳥獸之瑞，都是後來，不為希罕。只有上古伏羲時，河中龍馬負圖而出，天示陰陽卦象，謂之天書。此為祥瑞之祖。如今若得天書下降，把來宣佈中外，泰山就封得成了。」王欽若道：「天書怎得降來？」朱能道：「不消相公費心，朱能自有妙策。來朝容稟！」

當晚朱能回家，與張大鵬商議。張大鵬道：「不是劣弟誇口，仗平生學的道法，只今夜送個天書信息到皇帝老兒宮裏去！」朱能道：「愚兄此番，便是出身之階了，全仗賢弟幫襯這個！」當下張大鵬行個嫁夢的法子。真宗皇帝睡在宮中，夢見紅光曜室，一個神人，頭戴七星冠，身穿絳衣，手捧文書一本，告道：「上帝有命，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，陛下宜虔誠受之，聖祚萬載！」正待舒手去接那文書，卻猛然驚覺。五更鐘動，真宗皇帝上殿。正是：

九天闔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

日色纔臨仙掌動，香煙欲傍袞龍浮。

百官早朝已畢。便召宰相王欽若面對，把夜來之夢，與他說了。王欽若奏道：「此乃我皇志一氣動，與天心相通，方有此夢兆。這天書自伏羲時龍馬負圖，直至如今，不曾再見。若果然降下，便是國家之上瑞，休言七十二般禎祥，便千萬般，也賽不過矣。乞我皇速出聖旨一道，九門傳諭四下訪察天書消息。」真宗皇帝准奏。當下取龍鳳花牋，就御案上拂開，提起玉管兔毫筆，御

手親寫道：

朕在深宮，恭默思道。夢有神人，星冠絳衣，傳說帝命，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。如有人先得者，不拘軍民人等，詣闕速獻，即時擢用。如係職官，加秩進祿，欽哉無忽。

景德五年正月 日 御筆

王欽若捧了這道聖旨，辭朝而去，便仰文書房一樣抄了九張，差人向九門張掛，把御筆收藏，奉為至寶。左右報朱能進見，王欽若忙教請進。相見已畢，朱能道：「相公正要啟奏天書，恰好有這道聖旨，可謂湊巧之極矣！」王欽若道：「據聖上此夢，敢是真有天書下降麼？」朱能道：「莫管真不真，只在朱能身上，包有天書還相公就是。但得權充巡官之職，庶幾便於察訪。」王欽若道：「只恐卑職不稱大才，有何難哉！煩足下用心，成事之日，必當保奏重用。」當下便差人拿名帖到樞密院去，將朱能充作皇城司巡官之職。朱能就在相府掛了牙牌出來。對張大鵬說道：「皇上果有異夢，此乃賢弟之神力。只是大中祥符三篇，那裏求取？」張大鵬道：「天書左右是個名色。劣弟已摹做老子道德經之意，胡謔三篇，不知可用得否？」便在袖裏摸出草稿，送與朱能看。朱能原不甚通文理，卻滿口稱妙，便道：「就煩賢弟一寫。用甚紙張？我去取來。」張大鵬道：「劣弟前年在高麗國去帶得些皮紙，還剩得有。每篇寫做一卷，用黃帛包裹。明日五鼓，仁兄逕去擊登聞鼓，報承天門鳴尾上降得有天書，只依我說就是。」朱能道：「朝廷不是取笑的，倘或駕到承天門，沒有天書，獲罪不小。」張大鵬道：「劣弟必不違誤仁兄之事。」

次日五鼓，朱能先去敲張大鵬的房門，又去叮囑這事。張大鵬在咒上答應道：「已停妥了！」朱能曉得張大鵬的手段，便不疑惑。一口氣跑到登聞院，將鼓擊擊的亂搥。有值日鼓吏報與本院，院使審問來歷，帶去朝房，先見了宰相王欽若。王欽若聞說有了天書，不勝之喜。

須臾，淨鞭三響，宮裏升殿受朝。王欽若引著登聞院院使奏道：「天書下降承天門，見有皇城巡官朱能來報，在朝門外候旨。」真宗聞奏，便教宣朱能上殿。朱能拜舞已畢，真宗問道：「天書在何處？卿又何以知之？」朱能奏道：「臣自從前日見了九門聖旨，晝不敢寧，夜不敢睡。想得帝命天言，必降於高鬼之處。又天機秘密，必不是白日降下。今早臣從承天門下巡視，望見鳴尾上有黃帛曳出，料想必是天書，不敢不奏。」真宗天顏大喜，趨下帝座，龍行虎步，直到承天門下。驚得滿朝文武，顧不得駕班秩序，紛紛的下殿隨行。朱能指點鳴尾與真宗看了，真宗便遣兩個內侍取梯升屋。原來小小一個黃袱包兒，兩條帶子纏在鳴尾之上。解將下來，王欽若接得在手，跪奏真宗。有詩為證：

星冠鳴尾總玄虛，聲臭俱無豈有書。

君相一時俱似夢，天言口代竟誰欺。

真宗對天再拜，御手捧著步行到殿，把與翰林學士陳堯叟，啟封宣讀，乃是大中祥符上、中、下三篇，篇中都是道家之語。讀罷，百官皆呼萬歲。真宗命內侍取金匱來盛了，權送在景靈宮聖祖案前供養。待興造玉清昭應宮專奉天書。就命陳堯叟草詔，宣播天下，改今年為大中祥符元年。擇日起駕，親往泰山行禮。加封王欽若為充國公，朱能為荊南巡檢。三年之內，直陞到節度使之職。情知這番富貴，都是張大鵬作成的，相見之間，生怕他提起前因，便頗有疏慢之意。張大鵬猜著這個意思，也不說破他，只不來往便了。於此可見朱能薄德處。

後來十五路軍州表章，都奏得有天書，天子不知那一個是真是假，到疑心起來。有參知政事丁謂，也為著諂佞得寵，與王欽若兩個爭權。訪出了朱能挾詐欺君，密地奏聞真宗。真宗就將丁謂替了王欽若之職，差使臣去拿那朱能問罪。朱能自恃武藝，把使臣殺了，統率手下兵眾反將起來。戰敗被擒，到招得有張大鵬名字。聖旨將朱能碎剮，又行海捕文書，各眾弋獲奸人張大鵬。因此張大鵬又向江南飄蕩，改名張鸞，自號冲霄處士。他有了一身法術，那一處不去了。常言道：官無三日緊。過了幾年之後，這事便懶散了。

張鸞在江湖上打聽得真宗所生皇子，今已長成，那皇子乃是赤腳大仙轉生。怎見得？原來真宗二十一歲上登基，宮中尚無皇嗣。乃御製祝文，頒行天下，令各處名山宮院，修齋設醮，祈求上帝。時玉帝正與群仙會聚，問誰人肯往，群仙都不答應。只有赤腳大仙笑了一笑，玉帝道：「笑者未免有情。」即命降生宮中，與李宸妃為子。生後，晝夜啼哭不止。便御榜招醫，有個道人向內侍說：「貧道能止兒啼。」真宗召入宮中，抱出皇子，叫他診視。道人向皇子耳邊說道：「莫叫，莫叫，何似當初莫笑！」皇子便不哭了。真宗大喜，問其緣故，道人說此情由已罷，出得宮門，化陣清風而去。這皇子是誰？便是四十二年太平有道的仁宗皇帝。他在宮中，只好赤腳，再不愛穿鞋襪，此其驗也。真宗因感齋醮靈應，愈加信奉，各處修復道家廟宇。

張鸞聞得此信，又且皇子是大仙轉生，以為必然與道流有緣。先在東京時，曾與太監雷允恭相識，甚蒙敬重。那雷允恭寵幸用事，官拜宣政使之職，與丞相丁謂又是內外交結的。張鸞為此再到東京，見了雷太監，告訴他前事冤枉。就便託他打丁丞相的關節，希圖興隆道教，自己討個賜號。大抵術士輩，任你神欽鬼服，總要借重皇帝的敕封，方免得天庭責罰。雷允恭道：「遠年舊事，不須掛念。先生只在家下淑景園中作寓。目今皇太子選妃，蒙皇太后懿旨吩咐，正在忙冗之際。待稍空閒，同去見了丁丞相，再有商議。」張鸞謝了。手下官身引至淑景園中書房內寓下。

按宋史所載，真宗皇帝共改了五個年號：咸平六年，景德四年，祥符九年，天禧五年，乾興一年。此時是祥符九年二月中旬。張鸞一夜間，見月明如晝，在園中閒步。忽然黑雲掩月，一陣怪風，從西而來。張鸞道：「奇哉！又是甚麼神道過往？」捻下定風訣，定睛而看。須臾，風頭過處，雲開月朗。只聽得一聲響亮，半空裏墜下一個女子。有詩為證：

情知天上無人住，那得佳人墜九霄。

陣陣晴風迷道眼，若非月怪即花妖。

那女子非別，正是胡媚兒這小妖精。這回書直接上第六回的情節。他與聖姑姑離了劍門山，一路同行，到永興地方，因天色已晚，要趕到樹林中歇宿。正行走間，對面起陣黑風，刮得人立腳不住。那婆子是武則天娘娘請去，幽宮中相會。這小妖精被風颳起半空，飄飄蕩蕩，直吹到東京雷太監園中墜下。天後所說託與冲霄處士，便是這話了。

張鸞見這女子來歷蹊蹺，近前看時，已被冷風吹得半僵了。即便扶進書房，把熱湯灌醒，問其名姓。答道：「賤妾安德州人，姓胡，小名媚兒。同母親往西嶽華山進香，不期中途遇了一陣怪風，把賤妾吹向空中。那時昏迷不醒，耳中只聞得神語雲：『胡家女兒王家後，送與冲霄處士受。』須臾，如捲殘雲，似飄落葉，正不知去了多少里數，墜於此地。望恩官救取則個！」張鸞細看那女子，妖麗非常。況且應對之間，有枝有葉，不慌不忙，情知不是人類。又聽說神語奇怪，暗暗的想道：「莫非這妮子到有妃後之數麼？則今雷中貴挑選宮人，似恁般美貌，料也難得，正所謂奇貨可居也！」便道：「要問冲霄處士，只貧道便是。小娘子須認做貧道姪女，貧道方可相留。」媚兒忙下拜道：「蒙活命之恩，便伏侍，尚且甘心。況為叔姪，敢不從命！」張鸞扶起，安放他在後面小房中歇了。

次早去見雷允恭，說道：「貧道有個姪女，小名媚兒，頗有姿色。近因父母雙亡，無倚無靠，今已取到寓所。太尉若看得中意時，也報他一個名兒。萬一有幸，作成貧道做個外戚。」雷允恭大喜，便同張鸞到淑景園來。正是：

得他心會日，便是運通時。